

## 教材展望

# 與原住民文化結緣

## 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發展的回顧

秦葆琦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副研究員

圖片提供 / 秦葆琦



在「鄉土教育」受到重視，全國上下為即將實施的「鄉土教學活動」積極籌備的機緣之下，民國83年幸運的進入了十族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的發展團隊，將課程發展的範疇，跨入了一片充滿生命力的園地，也為我國的課程發展史，開拓了更寬廣的視野。

當時的原住民只有九族（即泰雅族、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鄒族、卑南族、魯凱族、賽夏族、雅美族等），但是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編輯委員會卻極有遠見的將邵族也包含在內，成為十族。從民國83年到89年，總計發展了十族三到六年級的鄉土文化教材課本初版四十冊和教師手冊初版四十冊，隨後再經過四年的試

教，加以修訂，出版修訂版課本三十冊，教師手冊三十冊，六年級的課本和教師手冊則受到凍省的影響，經費無著而未能修訂，留下一個未完成的缺憾。

這套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和各縣市自編的「鄉土教學活動」教材最大的不同，是由教育部教研會和省府教育廳共同規劃，邀請原住民學者孫大川教授和浦忠成教授、考古人類學者劉益昌教授、族群研究學者顧瑜君教授等人，及具有課程發展經驗的陳木城校長、林月娥主任、李春霞主任等共同參與，最重要的是由分佈在各縣的十族國中小校長、主任和老師，擔任教材撰寫者與編輯者，並提供資源，向十族的長老、社區人

士蒐集文化資料，並經過試教和修訂，為國小三到六年級的學生所發展的，因此具有「板橋模式」課程發展的特色；參與的各族原住民編輯者，因而獲得充分的交流，不但更深入的瞭解本族和他族的文化內涵，更獲得極其珍貴的課程發展專業成長；參與四年試教的各族原住民學生，也學習到最真實的本族文化，更表現出對原住民的正面印象。如此豐碩的成果，在原住民教育史上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 一、「板橋模式」的課程發展

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的發展，完全採用「板橋模式」的課程發展模式，以十族的小學校長、主任、老師等基層教育工作者，分別組成「各族鄉土教材編輯小組」，每族五至十人，負責蒐集資料、攝影、撰寫課文、編寫教師手冊。再由教育部、教育廳的長官和學者專家等人所組成的委員會，進行審稿工作。接著又選擇各族具有代表性的學校，逐年進行三到六年級的試教，並依據試教教師的意見和學生的學習情形，加以修訂，以供十族教師在八十七學年度開始實施的「鄉土教學活動」使用。

這樣的課程發展過程，需要詳細的規劃和龐大的經費、人力支援，是各縣市鄉土教材所無法做到的，可見當時教育部對於原住民鄉土文化傳承的重視。

## 二、原住民教育工作者獲得充分的交流

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的課程發展，因得到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的支持，每年至少辦理兩次教師研習，將十族的教材編輯者齊聚一堂，學習各族的文化內涵、課程發展和教科書編輯的理論與實務，加上每學年十族各一次的試教觀摩會，使得十族的編輯者，不但和同族的伙伴密切合作，分享不同的觀點，相互支援關懷，共同成長，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更培養出了跨族群的革命情感，互相學習、鼓勵，相互辯論，把酒言歡，笑傲江湖…，感情得到充分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從此不再孤軍奮鬥，不再勢單力薄，形成一個志同道合的原住民生命共同體，更成為原住民教育現場最珍貴的合作團隊。

在鄉土文化教材編輯的工作告一段落後，本來規劃繼續辦理研習，讓這個團隊轉型成為從事原住民教育研究的團隊，為原住民文化累積更多的研究



▲ 布農族的鄉土文化教材內，教授口簧琴的內容。

成果。無奈本人因病需要休養，使得原住民研究的理想不得不暫時停頓，但它永遠是未來值得繼續耕耘的一塊沃野。

### 三、原住民教育工作者獲得對自己文化的更深入瞭解

在長久以漢族文化為主流的教育體制下，原住民教師對於自己族群的文化，少有機會作深入的學習和研究。開始參與課程發展時，心中的不踏實可想而知。為了撰寫給學生閱讀的課文和給原住民教師參考的資料，除了研習時仔細聽講外，回到部落後，大家認真訪問族中耆老，四處蒐集相關資料，長期執筆撰寫的結果，對於本族的自然環境、動植物、習俗、語彙拼音、傳說、歷史、文物、技藝（如刺繡、藤編、雕刻…等）、歌謠、文化的源由，都得到深層而全方位的認識，彷彿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洗禮，在驚喜中發現族群文化是多麼的豐富精彩，讚嘆自己的祖先是多麼的優秀，看他們自己生動的描述：

- ◎深度瞭解本身的文化，增加了文化的認同度和信心，也產生了熱切的使命感。
- ◎對族群的認同有強烈的意識，更感到自傲。
- ◎豐富的文化資源及祖先的智慧呈現眼前，不禁令人肅然起敬，那是種難能可貴、不可取代的經驗智慧。
- ◎感受到自己文化的生命內涵，祖先的智慧讓

自己更認同族群。

- ◎不但對自己的族群更認同，也更能夠尊重其他族群的文化。
- ◎認識自己族群的優勢與劣勢，會希望有能力幫助自己的族群向上提昇。
- ◎瞭解原住民文化的博大精深，豐富了台灣這塊土地。
- ◎對自己子女的教育態度更加要求族語的傳承。

這些正面積極的體認，充分顯示行動參與，可以產生傳承族群文化的最大動力。在往後的日子中，這批原住民教育工作者，持續投入文化傳承的工作中，並獲得無數的獎勵，如布農族全正文和鄒族的浦忠勇的辭典編輯，排灣族賴約翰的小米園網站，布農族馬彼得、泰雅族胡永寶、鄒族鄭佩茜的原住民兒童合唱團，卑南族朱慧清、排灣族尤秀珠的教學設計，阿美族陳明珠的標竿一百學校、邵族簡史朗的邵族歷史撰述，魯凱族詹忠義、杜傳的獲選為鄉長…等等，無計其數，都持續在原住民的文化園地發光、發熱，他們的影響力是長久而深遠的。未來對於這群為原住民文化全心投入的教育工作者，應進行深入訪談，為他們製作「生命圖像」。畢竟，願意留在自己族群的學校，做一輩子的耕耘與奉獻，本身就已是一篇篇扣人心弦的詩章。

#### 四、原住民教育工作者獲得課程發展的專業成長

參與鄉土文化教材發展的各族編輯者，大都在工作崗位上長期堅持下去，有始有終，極少中途退出。長期參與的結果，在課程發展上得到難得的專業成長，他們自己是這樣描述的：

◎課程與教學專業知識和能力的提昇（包括課程規劃、課程發展、教材編輯、教學和教學輔導等）

- ◎編輯、美編排版、設計、完稿的能力。
- ◎編輯課程教材的知識和能力。
- ◎田野調查、訪問耆老的能力。
- ◎蒐集資料、運用資訊的能力。
- ◎將文獻轉化成適合兒童閱讀教材的能力。
- ◎與人相處、溝通與協調的能力。
- ◎攝影的技巧和能力。



▲ 教育部板橋模式編成的適用3-6年級的十族版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

這些課程發展的知能，在九年一貫課程推展之前，即使是一般教師也少有機會學習的，而這群原住民鄉土教材編輯者，已累積數年的經驗，得到課程發展的專業成長。難怪大家對於未來在學校進行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都信心十足，義無反顧，堅定的願意為自己的族群奉獻，認為是對原住民文化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自己的鄉土文化盡一份薪傳的力量，永續性才能促進民族的發展，沒有退出的理由。

果然在這份工作完成後，這群具有課程發展專業經驗的教育工作者，立刻投入九年一貫課程的「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原住民語文）」的編輯工作，成為各族文化傳承課程發展的中流砥柱，為九年一貫的課程，繼續奉獻心力。

#### 五、原住民兒童第一次在課堂中完整的學習自己的文化

在國立編譯館長久的統編課程影響下，原住民學生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在學校學習自己的文化。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是第一套讓原住民學生學習自己文化的教材。各族的編輯者都儘量在教學方法上，提供學生能親身體驗、參與文化的機會，這種機會在試教的教學觀摩上，呈現最真實的面貌，例如：

◎卑南族、鄒族建立數個原住民文化據點，由族人擔任教

- 師，學生輪流來學習各種文化技能；
- ◎泰雅族由原住民教師用母語教學；
  - ◎賽夏族在山上實際從事狩獵陷阱的設置；
  - ◎阿美族就地起火，烹煮阿美族的傳統美食；
  - ◎布農族、鄒族、排灣族讓學生穿著傳統服飾；
  - ◎卑南族、泰雅族、魯凱族教導學生慶典的舞蹈；
  - ◎邵族、賽夏族教導學生慶典的歌曲

雖然一週才上課一次，但是從三年級學到六年級，累積的成果令人驚訝。無論卑南族、阿美族、排灣族或布農族六年級的學生，在本族文化的認知上，和非試教的學生相較，可以看到明顯的差異，如：

◎卑南族學生對於石生、竹生系統部落的辨認、神話傳說故事的瞭解、傳統祭祀禁忌、會所制度的認識、傳統祭典的內容和目的、青少年野營訓練的目的、糯米糕及其所使用的材料或工具等項。

◎阿美族學生對於阿美族的分佈、其他五族的分佈、米把巴流活動的內容、豐年祭是崇敬自然的祭儀表現、吉卡瓦賽在部落中所扮演的角色、主持海祭的人、阿美族祭典中常用的傳統盛裝用器、祭典中的祭品、六族原住民及其文化特質、阿美族各項祭典及其特色、阿美族傳統的捕魚工具、阿美族傳統的美食、阿美族的手工藝品等項。

◎排灣族學生對於十族原住民在台灣的位置、台灣人口最少的原住民族群、賽夏族是常用植物、動物等自然名稱的族、盪鞦韆是排灣族的習俗、八族的服飾文化特色和族名的配合等項。

◎布農族學生對於布農族的抗日英雄、布農族五大社群的卡社和卓社名稱、布農族的神話故事「孤兒與鳶鳥」、「狗與布農族」和「射日英雄」的精神內涵、舉行「巴庫斯讓」時的忌諱和時機、布農族過去記錄一整年工作計畫的方式—版曆、布農族提親的方式、宗教信仰對布農族人的影響、對「祈禱小米豐收歌」的了解等項。

可見鄉土文化教材的學習，對於原住民學生在族群知識上的幫助是非常大的。因此這套十族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至今仍有許多原住民教師繼續採用，做為學生學習本族文化的基本教材。

## 六、原住民學生對於原住民的印象產生轉變

原住民學生經過四年的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學習後，不但增進了對自己族群文化的瞭解，在原住民印象上也較未經試教的試教班學生表現較為正面的看法。可以分成民族風格、生活技藝和學習態度等三方面來看：

在民族風格方面，試教班原住民學生在原住民的時間比較慢、懂得感恩、有禮貌、愛自己的家人、很喜歡交朋友等五項上，與對照班產生顯著的差異。其中後四項試教班學生都表現出對原住民正面的評價。

在生活技藝方面，試教班原住民學生在「原住民很會捕魚」這一項上，與對照班產生顯著的差異。

在學習態度方面，試教班的原住民學生在原住民和漢人一樣聰明、原住民是喜歡讀書的等兩項上，與對照班產生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學習了原住民的鄉土文化教材，原住民學生大都認為自己和漢人是一樣聰明的，也喜歡讀書，但是未學習的學生，就不這麼認為，他們會覺得自己不如漢人聰明，也不喜歡讀書。

從與原住民教師的訪談中得知，他們在高中或師專、大學讀書時，極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害怕被貼上標籤，受人歧視。這種因不瞭解自己文化而自卑的態度，在試教班學生學過鄉土文化教材後，得到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不但產生自信，更培養了正面積極的價值觀，這種族群認同態度的轉變，正是原住民教育中重要的課題，鄉土文化教材顯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由十族原住民教育工作者所發展的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在「鄉土教學活動」實施數年後，目前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全面實施似乎功成身退，但是在「學校本位課程」受到重視的今日，這套教材仍有著其重要的參考價值。畢竟這套教材對於原住民教育工作者和原住民學生所產生的鉅大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如何持續當初課程發展所引發的原住民文化傳承生命力，為台灣的原住民文化再創教學與學習的契機，是值得關心原住民文化者深思的。



▲ 十個原住民族的鄉土文化教材封面。



▲ 1996年在台東縣南王國小卑南族鄉土文化教材試教觀摩會，所有來賓都頭戴卑南族傳統慶典的花環開心與會，圖左1為秦葆琦副研究員，其他是當時與會的教育部長官。